

罗伯特·潘·沃伦对重负的省察

——以《国王的人马》为例

史 丽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 通化 134002)

摘 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中迷茫、消极、逃避的声音愈见增多, 罗伯特·潘·沃伦追根溯源, 发现原因在于美国人民心头久郁不散的两块阴霾: 一为蓄奴制和南北战争留下的罪恶感, 一为经济大萧条造成的挫败感。沃伦将他省察到的这两种历史和现实的时代重负揉入到小说《国王的人马》中, 意在劝诫美国人民坚强地承担历史遗留的创伤记忆, 勇敢面对沉重的现实压力。

关键词: 罗伯特·潘·沃伦; 《国王的人马》; 美国文学; 重负; 省察

中图分类号: I 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4-0065-05

All the King's Men: Robert Penn Warren's Intraception of Burden

SHI Li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Tonghua 134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sed, passive and irresponsible voices flooded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1930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traced to the source and found two kinds of leading causes: one is the slavery system and the painful mental trauma in the Civil War; the other is the realistic frustration from Great Depression. In his summit work *All the King's Men*, Warren integrates the two heaviest burdens throughout American history into the plot, and expostulates with American people on undertaking the burden of historical traumatic memory and realistic disasters.

Key words: Robert Penn Warren; *All the King's Men*; American literature; burden; intraception

众多国内外评论家因罗伯特·潘·沃伦早期发起“逃亡者派”诗学团体和参加重农派运动而将其归为崇尚重农主义、怀有乡土情怀的美国南方作家。事实上, 尽管重农主义和乡土情怀在沃伦早期的作品和活动中的确有所体现, 但对沃伦更准确的定位应该着眼于他的巅峰期和晚期的思想以及作品。州立西佐治亚大学教授亨德

里克斯(Randy Hendricks)在《比上帝还孤独: 罗伯特·潘·沃伦与南方流放者》(Lonelier than God: Robert Penn Warren and the Southern Exile)中就突破了以往将沃伦囿于美国南方作家圈的研究视角, 转向强调沃伦作品的宽泛性及多样性。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沃伦的视野已经“超出了美国南方这一时空局限”^[1]。

收稿日期: 2013-03-21

基金项目: 通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美国后现代文学思潮转型研究”(201224)

作者简介: 史丽(1982-), 女, 辽宁彰武人, 通化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助教,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

《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 1946)即是沃伦跨越个体道德哲学和南方地域情结的鲜明分界点,他开始将视域和胸怀放大到整个美国社会,对彼时美国人民不能释怀的历史重担和面对的复杂现实技巧地融入了小说的内容和情节,为处在迷茫、消极、逃避状态的美国人找到了症结所在。

一、蓄奴制的罪恶和南北内战的创伤记忆

经过僵持四年的南北战争,美国南方的众多黑人奴隶获得解放,美国南北分裂的状态中止,统一的、民主的联邦政府得以建立并逐渐强大。然而,对于众多美国人民而言,这场南方和北方的内部战争更是一场伴有亲人死伤离别、生活混乱而又艰难的噩梦。这一切都归因于战前美国南方各州广泛存在的蓄奴制,而这种蓄奴行为与“讲人权求民主”的美国社会价值观完全相悖而行,必然会引发南北两派的存亡战争,不仅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物质经济损失,更会给大多数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南方人民心中,留下沉痛而又难以愈合的记忆创伤。

沃伦整个童年都在美国南方肯塔基州外祖父的烟草农场度过,时常听亲历过南北战争的外祖父讲述南方蓄奴制和南北战争的沉痛往事,这为他小说中的南北战争提供了极多的素材。沃伦在《国王的人马》中专门辟出一章讲述马斯敦兄弟在南北战争前后的故事,直接意义是使杰克·伯登理解马斯敦兄弟二人的故事,从小人物的角度对宏大历史产生新的认知。而溯其本意,正是因为蓄奴制引发的南北战争对美国人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良知的美国人需要重新反思蓄奴制才能对内战史乃至美国历史有更清晰准确的理解。

沃伦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凯斯·马斯敦的反思实现的。凯斯·马斯敦对蓄奴制的重新认知源于黑奴菲比被她的主人阿娜蓓尔·特莱斯卖掉,而菲比被卖的原因是她知道了邓肯·特莱斯开枪自杀的真相:他的朋友凯

斯·马斯敦与他的妻子阿娜蓓尔·特莱斯私通。阿娜蓓尔·特莱斯和黑奴菲比典型地代表了那个特殊时期里的两类人:白色人种的主人和黑色人种的奴隶。黑人奴隶没有知晓事实真相的权利,如果他们跨越了白种主人为他们划定的界限,那么他们必将遭遇到像牲畜一样被卖到黑奴市场甚至被杀害的下场。菲比被卖对于凯斯·马斯敦就像一道分界线,划分了凯斯对蓄奴制的认知。心存良知的凯斯开始意识到黑奴也应具有自由权利和荣誉名声,于是他将自己种植园里的黑奴都变成自由奴,“用类似工资制度的办法经营他的农场”^{[2]185},后来甚至将他所有的自由奴彻底解放出自己的种植园,还他们以凯斯自己定义中的“自由之身”。但是凯斯自己也清楚,“这些黑人摆脱了一种苦难,又要陷入另一种苦难,他们的希望将化成泡影”^{[2]186}。那个时期的美国南方诸州都在肆意横行的蓄奴,凭任何人的己之力释放黑奴根本不可能瓦解甚至动摇黑奴制。

不仅被释放的黑奴走向困境,甚至心存良知的凯斯自己也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推向窘境——身为拥有种植园和黑奴作为个人财产的白人,却释放了所有在种植园里劳作的黑奴,大片的种植园面临着彻底的荒芜。为了彻底卸下背负贩卖黑奴菲比的罪恶感,彻底驱除人们心中不平等和不自由的观念,凯斯最终决定“启程去战场,背着一支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负担的步枪”^{[2]189}。战争的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凯斯这样的一个南方人,甚至对于每一位美国人都已经不再重要。沃伦借凯斯因在战场负伤临终话语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战争行将结束,只是死亡还将继续下去。虽然脓疱已熟已破,但脓还是一定要流出来。人们将会团结合作,将为人类共同的罪恶,将为把他们从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家乡送到这里的罪恶而死亡”^{[2]190}。无论哪一方的胜败都不能改变蓄奴制和战争带来的罪恶。而战争给美国南方人民造成的伤害更为悲惨、更为持久。内战的战场遍布了以农业为主的大多数南方州份,他们在战后的生活艰难程度与战争期间更是毫无分别,而比家园重建、经济复苏给美国人民造成压力更沉重、更深远的是他们心中的精神负担——

蓄奴制的罪恶和对战争的创伤记忆。

在《国王的人马》中,沃伦借凯斯的反思及其对杰克的历史认知观的影响表明了他的立场:罪恶的蓄奴制和南北战争历史已经不能改变,但是对于已犯下的罪恶和罪恶压在心头的重负,人类必须勇于承担,即使像凯斯·马斯敦战死沙场换来精神的救赎也应该值得提倡。这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对他的评价,沃伦“虽非一名基督徒,却有着奥古斯丁式的关于罪恶、错失、内疚和历史的信念”^[3]。这种对罪恶、错失、内疚和历史的勇敢担当,也需要人们像杰克一样勇敢地、坚持地追溯历史,从小人物的角度不断对大历史进行反思才能获得新的理解。

二、持久的时代重压和复杂的现实环境

美国人民关于南北战争的创伤记忆在长期重建中逐渐得以愈合。就在人们已经开始集体性地淡忘这种伤痛和压力,甚至开始沉溺于一战胜利的战果“柯立芝繁荣”时,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使美国人民陷入内战以来最惨痛的经济困境和精神深渊。美国社会急转直下地陷入一个备受打击的三十年代。而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南方,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同时又遭遇了长达六年的沙尘暴气候,南方人民的现实生活愈加艰难,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迷惘无助。

《国王的人马》脱胎于沃伦多次改编却仍旧不满意的诗剧《伤疤》(The Proud Flesh)。他酝酿写作《伤疤》是在1937年,故事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休伊·朗的政治生活为原型,彼时恰是美国人民遭遇了经济窘境后,精神受打击最大时期。1939年成稿后,沃伦仍旧不满意,直至1946年将其扩展改编为小说《国王的人马》,而这段时期美国又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众多美国人民倍感无助、迷茫、消极,甚至产生逃避现实生活的念头。沃伦借《国王的人马》丰富的情节展现了人类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种种复杂现实:时代环境的不景气、沉重的工作压力和曲折的感

情生活。而他更是要通过主人公杰克·伯登的精神成长给重压下的美国人民以告诫,表达他对美国人民萎靡不振和逃避现实的担心,并劝解人们勇敢面对、耐心解决。

可是面对恶劣的经济状况加之连年的沙尘暴,很多美国人还是决定逃避现实,放弃原有的家园,前往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去寻找新的开始,期望可以重新过上美好的生活。很多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都旨在揭露这种时代重负,描绘逃避沙尘而辗转迁徙逃荒的“俄克佬们”,甚至开始有学人认为美国梦已经开始破碎。相反,沃伦却借《国王的人马》的一个细节安排鼓舞人民勇敢担负起肩上的重担,不要放弃生活的信心和心中的梦想:就在杰克对复杂的现实环境和混乱的个人生活以逃避方式应对时,他遇到了一个从西部梦想生活返回家乡重新面对窘迫现实的“俄克佬”,他像所有去西部的“俄克佬”一样,祈求逃避不满的现实窘境,去加利福尼亚寻找一个“流着奶和蜜”的新大陆。可现实情况是,去西部重新开始生活将会更为艰难,所以,他宁愿选择“回到阿肯色州北部,回老家去饿死”^{[2]319}。

“俄克佬”面对现实的勇敢态度,也触动了去西部逃避现实重负的杰克·伯登。沃伦在小说中指出,西部是历史的终端。那么西部之于美国人,永远都是一个可以重新开始梦的地方。螺旋上升的时间不断循环往复,回到历史的终端看现实,便是用现实的眼光看未来。这与国内学者认为的沃伦在诗歌上对奥古斯丁时间观——“否认有纯粹的过去和将来存在”^[4]不谋而合。小说中杰克·伯登的思维穿梭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织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蛛网世界”,这便明确映照出沃伦的这种时间观——时间包含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这三种“现在”互相影响、彼此关联。

在这种时间观观照下,沃伦劝诫正处于迷茫、消极、逃避现实状态的美国人,历史的记忆不会抹煞,历史和未来的重负都不会被完全地抛开,必须直面现实的残酷,将历史的记忆和未来的梦想融入现实的今天才会真正理解生活,才能开始新的生活。沃伦在《国王的人马》扉页上引

用但丁《神曲·炼狱》第三章的名句——“只要希望还有一丝儿绿意”——这也恰是沃伦为面对残酷现实的美国人指明的最佳前进方向。与沃伦同为“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也曾指出:沃伦与当代大部分作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始终不渝地坚信,个人的道德力量和个人在经过悲惨环境或是现实自身所造成的迷惑、沮丧和矛盾调和这些无情考验之后,仍有“恢复”道德精神的能力^[5]。沃伦以小说的形式描绘了美国人民所肩负的现实重压,更是为美国人的减压方式做出了分析,表明了对减压结果的乐观对待。

三、“Jack Burden”寓意至深

从初拟诗剧《伤疤》(The Proud Flesh)到小说《国王的人马》完稿,大约花费沃伦近十年的时间,不停地修改和重写这部作品,就是因为沃伦受到内心不断变化成长着的价值观的鼓励,直到最后他将诗剧中原有的人物和主题全部推翻,改编成面目一新的小说,才实现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重新省察和认知,全面而有力地展现出美国社会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及沃伦独有的敏锐洞察力,最终获得1947年普利策小说奖殊荣。

在沃伦对诗剧的改编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的一个主人公变成了一虚一实两个主人公。诗剧中的主人公是以休伊·朗为原型、善于煽动的政客威利·塔洛斯,该人物在小说中被改编成兼有复杂性格、对之不能用“善恶两分法”定义的政治家威利·斯塔克,他在小说中的作用也不再是绝对唯一的主人公,透过他也不再能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威利·斯塔克不过成了充当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人公角色”。真正展现小说主题和沃伦观点的则是故事的叙述者杰克·伯登(Jack Burden)——小说中加入的新角色,他成为小说中与威利·斯塔克并列的一位主人公。这也正符合沃伦生前对于《国王的人马》的申明,称它并非一部关于政治的小说,强调“政治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故事结构,通过它可以表现更深层的关注点”^[6]。国外也有学者认为,“沃

伦并不是某种远离或超出社会和政治的唯美主义者;正相反,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演变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压力相呼应”^[7]。现实中的休伊·朗为沃伦塑造威利提供了原型材料,小说人物威利·斯塔克是杰克·伯登内心价值观变化与成长的催化剂,正是杰克成长着的价值观才能代言沃伦内心的思想和认知。所以期求在《国王的人马》中挖掘沃伦在这一时期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必须着眼于小说的新主人公杰克·伯登。

沃伦将新主人公命名为杰克·伯登(Jack Burden),其寓意深刻。Jack不仅作为美国最司空见惯的名字可以用来泛指众多的美国人民,而且在日常英语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动词词性(to jack),意为“用千斤顶顶起某物”^{[8]798}。Burden作为名词,用以指“所负载的事物或人,重负;(难以承担的)职责、义务、责任等”^{[8]181}。所以杰克·伯登(Jack Burden)在小说中不仅是个人物名称,更因为这两个词汇的结合而赋予了这个人物以深刻的使命。这也是大多数评论家的忽略之处,他们大都着眼于“杰克身上的重负”,即 Jack's burden——一个偏正关系的短语。实则不然,这个人物名字还蕴含了一个动宾短语的深意,即到 jack burden——“负起沉重的责任感”。

新增入杰克·伯登(Jack Burden)为主人公恰是沃伦的真正用意。他为正处在迷茫、消极、逃避状态的美利坚大众做出了反思和省察,他要通过小说警醒美国人民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勇敢地承担美国有史以来最沉重、持久的包袱:蓄奴制、南北战争留下的沉痛的历史创伤,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迷茫感和绝望感以及沙尘暴导致的流离失所的恐惧。沃伦巧妙地将省察到的历史重压和时代重负全然融入小说细节,让美国读者自然地领悟这位“先知”的省察和劝诫:通过对大历史的重读再次反思、真正理解蓄奴制,逐渐释怀南北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记忆,将历史记忆和未来梦想的重负融入现实生活,才能勇敢地直面对踵而至的经济大萧条、沙尘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时代重压。小说扉页上的引言也表明了沃伦对美国人民抗击历史与现实双重压力时重重困难的预见,并为人们能够历久弥坚地坚持做出了乐观支持。(下转第74页)

與,人三萬。(ESC.7A)

阜單衣毋(無),鞏(鞍)馬不文,史詰責。

(EPT59.58)

鞍馬追逐具當各設備。(EPT65.49)

◇射署功勞長吏襍(雜)試。(EPT53.151)

◇絳百匹,雜繒百匹。(EPT52.569)

候史安世,七月甲戌迹盡壬寅積廿九,無越塞渡天田出入迹。(EPT58.35)

貸錢三千六百以贖婦,當負臧,貧急毋(無)錢可償。(EPT56.8)

第八隤(燧)長房召詣官,六月戊戌蚤(早)食入。(EPT43.47)

王問:人何為人?曰:生狂士,死早歸土耳。(EPT65.334A)

由于本文研究内容局限于居延新简,而居延新简大多是西北边塞的文书记录,有些记录者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太高,再加上出土文献残断和字迹模糊的原因,所以一些仅有孤证的字形,不能排除手误或者简牍释读错误的可能。这需要扩大研究范围,和其它大致同时代的出土文献互

证,也许可以对该部分内容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表1 《居延新简》与《说文解字》字形对照表

正体	《居延新简》中的字形	正体	《居延新简》中的字形	正体	《居延新简》中的字形
烽	烽,蓬,蓬	疊	疊,疊	鳳	凡,鳳
燧	遂,隊,隊	餐	飡,餐	無	毋,無
痛	恧,恧,恧,痛	姦	姦,奸	已	以,已
稍	鞘,稍	望	望,望	杖	丈,杖
鎧	鎧,韞	辭	辭,辟	儲	諸,儲
莫	莫,暮	飲	飲,飲	瘳	廖,瘳
賁	賁,償	廐	廐,廐	諷	風,諷
栝	栝,杯	蓋	蓋,蓋	娶	聚,娶
臘	臘,腊	德	德,惠	賜	錫,賜
並	並,并	摩	磨,摩	早	蚤,早
昏	昏,昏	檐	禪,檐,檐	遲	穉,遲
襍	祿,祿	買	買,賣	度	渡,度
三	三,四	強	彊,強	第	弟,第
七	𠂔,七	熱	𤇀,熱	讀	𠂔,讀,讀
雜	襍,雜	鞍	鞏,鞍	腫	種,腫
臠	雍,雍	弛	弛,弛		
弟	弟,弟	榆	榆,愈		

参 考 文 献

[1]《居延新简——甲渠候官》[Z].北京:中华书局,1994.

[2][汉]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63.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上接第68页)

参 考 文 献

[1]吴瑾瑾.罗伯特·潘·沃伦的故土情结与文学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2008(1):50.

[2]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的人马[M].陶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Warren R P. 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Penn Warren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xiv.

[4]柳向阳.论奥古斯丁时间观与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创作[J].外国文学研究,2005(5):117.

[5]格雷.罗伯特·佩恩·沃伦[J].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1984(2):207.

[6]Warren R P. Review: A Note to All the King's Men[J]. The Sewanee Review,1953,61(3):480.

[7]Szczesniul A. Racial Politics and Robert Penn Warren's Poetry[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2: 174.

[8]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M]. 4th e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97.